

地方风情

古村记行

□徐琦文/图

水口回环·湖村

绩溪伏岭镇的湖村，原来叫“胡村”。最先来到湖村的，是龙川氏族二十世祖胡元龙，八百年前宋代枢密使。胡枢密使生前留下的遗嘱里说，自己百年之后的归处，就在湖村山岭上，那棵枝繁叶茂苦楮树下的荫翳里。一晃又过去了许多年，到明代万历年间，元龙公的龙川后裔胡万通，始安居在此，说是此地“山川秀丽，水口回环”，因为先祖的墓落在苦楮树下，就有了“楮树下”的村名。

每一个山坳里的村庄，原本就应该这么简单开始，依山面水，阳光下万物生长。言必左青龙右白虎，狮形象山，不外是子孙后辈为家族荣光历史的衍生与附会。徽州的每一个村落，都有属于自己的迁徙史，数百载之后，也许只有落满灰尘的宗谱，和岩巍在村前的那棵古树，会记得家族跋涉的脚步。

湖村是徽杭古道的必经之路，后来有绩溪瀛洲章氏后裔，迁居在湖村以西，逐渐人丁兴旺，屋舍建的越来越广，逐渐与胡村连在一起，两姓家族，鸡犬相闻，和谐相处。于是胡字前添上三点水，就改做湖村了。

徽州聚族而居的传统古村落布局，缘于对自然的理解和生存的本能渴望。说是一种智慧，莫如理解成徽州人对世界和生死的看法。一山一水，一树一桥俱有讲究，一亭一塔都蕴含着福运众生的寓意，高擎的牌坊旌表家族的荣耀，飞檐翘角的祠堂传递着氏族宗亲氤氲的香火传承。在古徽州人百转千回的缠缱里，显示出宗教式的虔诚和信仰，这是徽州人的生存哲学。

徽州山多地少，人稠粮缺，无数艰难生存的山民选择了背井离乡，外出谋生。许多年后，待衣锦荣归，僻远的山坳里渐渐修筑起高大巍然的祠堂，望如城郭的矗矗粉墙下，一座座玲珑剔透的门楼巍然生辉。

在湖村还保留了一条明清的水街，原先长达数百米的水街商铺林立，如今不足百米的街巷水泥铺就的路面，早已不复古貌。这里是远近闻名的“徽州门楼群”，街巷两边连片的民宅门罩，皆以雕刻精美的砖雕作饰，其技艺之精巧夺天工，让人叹为观止。徽州砖、木、石三雕堪称“徽雕三绝”。徽雕题材从人物花鸟到山水走兽，几乎包罗万象。百年湮没的时光之后，水街廊棚旧了，老屋坍塌，祠堂里不再点燃祭祀祖先的香火，原来气派的门楼上，旧日工匠历经数年精心雕琢的徽雕，却抵挡住了时间的力量，虽然已是千疮百孔，却依然深嵌于门楣之上，扬起残缺的风华。

湖村四面环山，卓溪河呈S形绕村南流，将湖村一分为二，如果从高处俯瞰，卓溪河两岸的湖村村寨，恰如一幅阴阳太极图，于是才有了太极村的美名。

到达湖村时，村里一户人家老人去世正操办后事，闭殓后移灵柩于村前大路口。一班唢呐吹奏起凄婉的哀乐，催魂的铙钹一声紧过一声。出殡的寿棺用两只木条支撑，摆放在桥头的大路口，棺前一只木椅做了香龛，逝者的亲人跪祭完最后一炷香，冲向天空的礼炮一次次惊魂般回荡在村庄上空。八位壮实的汉子把粗直的门杠担在宽实的肩膀，抬起棺罩，走向村后的山岭。

这是皖南山村最为肃穆凝重的场景，是生者与死者的告别，也是一次远行前的送行。燃一炷香，敬一杯水酒，道声一路平安，逝者的家从此将安在村后的岭上。“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死于斯，铭于斯”，从村庄走出，再回到村庄，湖村的人，生与死都是长在故乡大山里的一棵树。

十姓九祠·尚村

今年春天来得有些晚，已近三月，绩溪农家1600亩的梅干岭梯田，并未如往年呈现黄灿灿的花海。

从梅干岭梯田观景台下来，沿着曲折的山路再行4公里，就到了藏在大山深处的尚村。尚村是徽州万山丛中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落，村庄地处绩溪最东部，于黄山山脉和天目山脉的夹峙之间，四面崇山峻岭环峙列布。

古村原有10个姓氏，9座祠堂，是个多姓杂居的村庄，有着“十姓九祠”之称。徽州村落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，这在自古“聚族而居，不杂他姓”的传统家族村落里，尚村显得十分迥殊。尚村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唐代战乱时的中原土族南迁，在久远的岁月里，尚村没有诗书簪缨的世族和出过达官显贵的记载。但在村民代代相传的故事里，说村头曾有一个下马坑，古时候文官到此处落轿，武官要下马进村，关于下马坑的来历，并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来龙



湖村古民居保留完好的清末砖雕门罩。



绩溪云山岭下的古村落尚村。



旌德朱旺村“井水不犯河水”碑记处。



绩溪上庄村胡适故居。

去脉。乡间传闻多异处，且当逸闻添一抹民间野趣。

尚村自古就是工匠之村，先前的手艺人，是怎样汇聚在一个偏僻的山坳，又是一个说不清的谜。至今村里仍有铜匠、木匠、箍桶匠等三十多种工匠的后人，依然凭手艺在外闯荡。徽郡“小民多执艺，或负贩就食他郡者常十九”。想当初，远赴他乡的尚村匠人，行走于紫吁鸟道，翻山越岭，徽杭古道的青石板路绵亘悠长，无言诉说着先民筚路蓝缕的艰辛。

徽州人耕读传家的思想传统日久弥深，徽州方志里说“自井田间野，以至远山深谷，居民之处，莫不有学有师”。不知何时尚村曾有“砚瓦村”的雅名，砚台笔墨自然是用来习文读书的，虽是工匠杂处途途壅塞的小村落，乡民崇文重教的风气却未见趋弱。“山间茅屋书声”，遥想当年工匠劳作声与诵读四书五经的琅琅书声，曾经一起回荡在寂静的山坞。

晨耕于田亩，日落升起炊烟，山村的日子过得缓慢而悠长。一束山溪自岭上流而下，沿着村舍屋檐流淌过墟落人家的门前，枕清泉的水声入眠，在几声犬吠的清晨里早起，每天见日头走过西山松林的树梢，就是村庄的一天。

农历年刚过完，农家窗前的竹竿上，还在晾晒着年节时腌制的刀板香和火腿。晴天当好，支起一张木架，把整冬未晒的被褥铺在温暖的阳光里。村西头哪吒庙旁的山路上，一位老农背着两捆柴火缓慢地走上山坡，山

风掀起她那苍苍白发。在许多山村看到的情景一样，过了农历年，村里的年轻人就要离乡远行，老人们就成了村庄孤寡的守护者。

在尚村，无论你身处任何一个角落，只要你抬起头，总能望见1349米峰峦参差的云山上，饭饭尖那巨石裸露的山巅。峻拔的饭饭尖就像站在村头那棵不知经年的古樟，在岁月沧桑的目光里，默默细数着村庄的年龄。

井水不犯河水·朱旺

从泾县去绩溪方向，到了旌德界，就入了丛山之中。汽车驶入环山公路，一直都在起伏盘旋里跌宕，连绵的山峦浸染在薄暮的余晖里，偶尔闪现几处黑瓦白墙的屋舍，随即又淹没在山麓的暮霭里。晚风掠过车窗，裹挟着森林幽冷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，一个人的旅途，在幽暗如墨的暮色里变得寂寞和漫长。

在黑夜降临之前，远望见山坳里的几点灯光，朱旺村到了。入夜，从密林深处袭来无边的山气，沁凉如水。山村的夜空没有城市里那般遥远，推开窗就见满天的星芒。村头的水口，朱溪河喧嘩了一夜，待到氤氲的薄雾还萦绕在村后山峦，几声犬吠已唤醒了朱旺村的清晨。

朱旺村是旌德县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，1300年历史的朱旺村，相传为朱熹后裔居住地。村中穿流而过的朱溪河上，“九井十三桥”是朱旺村一道奇特的景观。

朱溪河上有十三座青石板桥，河中与水边掘有九口古井，故名九井十三桥。九口水井均是青石围沿，凿掘在河水之间。每当雨季来临时，朱溪河水位上涨，河流湍急而浑浊，但井中之水依然清澈见底，形成井水与河水各自独立、互不相犯的奇特景象。相传“井水不犯河水”的典故来源，就是出自朱溪河中的这九口古井。

朱旺村的古井处立有碑记：“河以山溪之水，并依心涌之泉，遇旱河有干枯，而井泉清冽满盈，两水互不相干”。潺湲的朱溪河流淌过八百年的时光，井水与河水这般奇妙的结合，是哪位先祖的主意还是经过了高士的指点，已无从知晓。能够找到的资料里说是朱氏先祖引村外奔流的大溪河水入村，凿井汲水。山里人家临水而居，垒屋筑舍，从此偏僻的山坳里升起了袅袅炊烟，竹篱茅舍、鸡犬相闻，朱氏家族在这里落地扎根，生息繁衍。

从此，故乡就是行囊里的一张地图，古井就是归家的方向。

梦里故乡·上庄

前几日的那场春雪在巍峨的竹峰山上，还没有完全融化，站在旺川村的田间可以望见山巅残留着灰白的雪色。从县道的公路上走下来，穿过村庄的民居，我来到田埂上，只是想在没有屋舍遮挡视线的田野，试着能否望见10里外的上庄村。

我知道，曹诚英在晚年想念胡适的时候，就这样眺望着上庄。

在旺川村通往上庄的公路边，有一座墓地。坟莹前有石刻墓志：“曹诚英（1902-1973），乳名行娟字佩声，美国康奈尔大学，四川大学，复旦大学和沈阳农学院教授，九三学社成员，诗人，我国第一代女农学家”。墓碑两侧有青石凸雕，左为一枝兰花叶片舒展蕙心兰质，右侧一株寒梅暗香疏影，碑上横卧水磨青石镌刻“江南才女”四字，落款被风雨侵蚀得已辨不清。

胡适初遇曹佩声，是在自己的婚礼上。14岁时，徽州乡下少年胡嗣庵被送去上海接受新学教育，十年之后，胡适已是声满京华的北大教授。回到故乡，胡适是赴一场十年前母亲定下的婚约。美国留洋博士与乡下小脚太太的半西式半旧式的婚礼，很快传遍了京城的高等学府。在胡适新婚之夜的仪仗中，新娘穿着黑缎绣棉袄和绣花大红缎鞋，站在江冬秀旁边一直陪着她的伴娘，是胡适三嫂的胞妹曹佩声，那是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相见。

上庄在绩溪西陲的群山之中，在徽州众多的古村落里，上庄并不是一个热门的景点。上庄历史上出过有名的徽商，驰名中外的老字号胡开文墨店和上海汪裕泰的创始人，都是上庄人。翠岭山溪汇流于上庄，村前常茂河边古木参天，数百年的枫杨枝繁叶茂，杨林水口现在是上庄的村民广场，胡适的雕像就伫立在正午灼热的阳光下，雕像后是徽州制墨名家胡开文的故居。走过胡开文的故居，在接栋连墙的小巷深处找到了胡适故居。

作为近现代的历史人物，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像胡适那样附着太多的符号和标签。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，北大校长，学者，政治家，哲学家，思想家，乃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的市井小民的口中的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。

绩溪县博物馆陈列展出的胡适故物中，在胡适手迹复制的笺纸上，有写给曹诚英的诗句，“刚做了昨晚的梦，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”。胡适与曹诚英在西湖边秀丽的烟霞间，度过了一段神仙眷侣般的生活，然而在江冬秀以死相迫的情景之下，一段情缘终究水流花去。

去美国留学的曹诚英，就读于胡适的母校康奈尔大学，和胡适当初选择的一样，也是农学院。曹诚英是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，也是第一位农学界女教授。1958年，暮年的她回到老家旺川。1969年夏天，山洪冲塌了杨林桥的一个桥墩和桥孔，曹诚英捐资6500元来修缮杨林桥，修桥的钱款是老人多年来的积攒下的退休金。胡适早年曾引读杨万里的诗来赞美杨林桥的美景，“万山不许一溪奔，拦得溪声日夜喧。到得前头山脚尽，堂堂溪水出前村。”曹诚英希望胡适回到故乡时候，还能看到溪水喧嘩的景致。

1973年曹诚英去世，临终遗嘱愿死后把自己埋葬在旺川村前的路边。旺川村前的这条道是通往上庄的必经之路，上庄村民说，她是在等胡适回来。一水之隔，已是天涯。1962年2月，胡适在台湾病逝。曹诚英不知道，她的“糜哥”早已于她十年前就离开了人世。

远在异乡的胡适常对朋友说“我是徽州人”。1918年冬天，胡适母亲冯顺弟病故，胡适最后一次回到上庄，从此离去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

投稿邮箱：
4034444@126.com

乡土情结

又闻泥土香

□王光临

清晨，我伏在松南村小学宿舍楼阳台上，放眼望去，东方已泛起鱼肚白。昔日一望无际的“青纱帐”不见了，整个村落淹没在一片洁白的云海之中。微风拂过，“海洋”慢慢流淌，偶有一阵波涛泛起。浪花回落的一瞬间，几棵高大的树梢钻了出来，像一座座高耸的山峰直插云端，那升腾的浪花仿佛仙女身披的一袭长纱，在空中飘舞。空气中不时飘来一股淡淡的泥土清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作为固镇县第九批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、工作队队长，近三个月来，我带领工作队成员聚焦群众的关键小事、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、家长里短的日常工作，广开言路、问计于民；开展村情调研，全面了解、掌握村级发展现状，制订帮扶工作计划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报名驻村并不是突发奇想，而是我的一种乡土情结。我出生在农村，很小的时候，父亲是民办教师，母亲则是地道的农民。家里很穷，解决温饱成了家里最大的难题，饿肚子是常有的事。为此，我还偷偷地将母亲藏在木箱子底下的咸鱼拿出来吃，结果根本咬不动，原来是生的。

在那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生活了20多年，直到参加工作，我才算离开了家。其实，所谓的离开，只是离开了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，这么多年，换了几个单位，但工作一直都与农村有关，直到2020年初才回到局机关。

习惯了农村的工作和生活，来到机关突然有一种“水土不服”的感觉，四年下来，虽然工作已得心应手，但总觉得还是缺点什么。

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，我承担了固镇县刘集镇水上村3户贫困户渔民帮扶工作，他们居住在距离县城几十公里的浍河水面上。近些年来，政府大力实施渔民上岸工程，为他们在

陆地上集中建起了漂亮的小洋楼，但，一来故土难离，二来他们除了捕鱼并没有什么一技之长，一些年长的渔民并不愿意到岸上居住，更愿意享受辛勤劳作后的一丝清静和收获后的喜悦。

河道两旁是崎岖小道，平时很难将车子开过去，遇有雨雪天气更是寸步难行。每次去开展工作，善良而又淳朴的他们，满眼感激，临走时非得让我带上些他们刚捕的鱼虾不行，而我则提上准备好的牛奶或香烟作为“往来”。

如今，脱贫攻坚任务早已完成，我与帮扶对象成了亲戚，遇到问题，哪怕半夜他们也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，只要我们真心对待群众，他们会把我们当成亲人。

当我再次来到乡村振兴第一线，踏上这块生我养我的农村热土，深感责任重大，打赢脱贫攻坚战，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，未来，如何落实乡村振兴“五大战略”，推动生态农业、特色产业产业发展，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，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，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，是我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。

我相信，只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重要精神，不忘初心，脚踏实地，埋头苦干，未来，农村必将会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。

一阵欢快的笑声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眼前，原来是几名孩童在上学路上追逐嬉戏。一轮红日从“云海”中慢慢地露出了它甜美的笑脸，照在身上暖暖的。日出三竿，“云海”渐渐消失不见了，枝叶上晶莹的露珠却久久不愿离去，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，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。清风徐来，泥土的芬芳更加浓郁，和着花生、玉米、红薯的清香扑面而来。

闲情逸致

爱上花草

□葛燕

爱上花草，是最近几年的事。

年过半百，生活开始变得清闲，但也愈发让我感伤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无常。女儿担心我寂寞，买来了一些花草草让我养护，期盼我能够借以滋养性情，安度下班后的闲散时光。

终日与花草为伴，我与其感情逐渐加深，也掌握了花草的很多习性。比如，豆瓣绿不宜浇水过多，而铜钱草则喜欢大量的水。它们的特点截然不同。在养护的过程中，这些我都铭记在心。如同教学中对待学生一样，我懂得“因材施教”。对于高大的发财树、鸭掌木的养护，由于我专门请了园艺师，后期顺利了许多。

后来，我又入手了一些新的花草，扩充我的小花园。新买的主要是一些比较容易养护的品种，像生命力极强的绿萝及一些多肉植物。它们非常适合我这样的新手。如今，我家的绿萝长出了好几米的长度，藤蔓已经到达了窗台顶上，似乎是在向我炫耀我不凡的“成就”。

金秋时节的菊花一直是我最爱的花卉。不久前，我从花市上买了一盆小雏菊。每天，对它的养护就成了我的首要任务。在水与肥料都确保充足的情况下，它如今回馈我的是满头的花苞。看着那些孕育希望的花骨朵，便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微不足道。对于菊花的偏爱，源自我那一场

久久不能忘怀的偶遇。记得某一天，我路过一户人家，看到其门楼上的菊花正含苞待放。也许是负担过于沉重，菊花那些细密的枝条成片地倒垂下来，悬在半空，很有气势。密集的花苞所蕴含的无限生命力如同黑夜中的一道亮光，刹那间击中我的内心，成了我后来面对未来时，心中希望之光的来源。

唯一比较难养的花是文竹。经过养死了整整三盆的惨痛教训后，不服输的我又网购了一株文竹幼苗。这一回，我把它托付给了隔壁的邻居李大姐——一位热心肠的养花高手。以前，她家养的一盆文竹，叶片翠绿，小花点点，整株看上去仙气飘飘。每次路过她家楼下，我都要驻足片刻。一方面欣赏她家瓶瓶罐罐的花草；另一方面也向她讨教一些养花的经验。有了李大姐的帮助，我又信心满满。

无数个宁静的午后，和煦的阳光照射在阳台上的这个小花园里，嗅着缕缕花香，我常常捧一本古诗词，或坐或卧。在岁月的流转中，寻找些许的诗意。这些郁郁葱葱的花草，枝叶间仿佛跳动着蓬勃的生命，成了我进行古诗词创作的绝佳素材。受它们的激励，几年来，我的创作力不减，佳作频出，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，让渐入暮年的我重新焕发出了生命的光彩。

我爱花草。